

集部

東萊集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嗚呼鼎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緯明明此北面彪臣鴻弼侯臯侯夔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於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既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劵而同厥初事親自誠而孝基德

寢門參騫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一心本始末
終昔在建炎為國馳騖蝨賊內訌將祲天路廼義其旗
馳橐走羽燔彼妖熖萬河並注掃除黄道手扶日馭勾
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台衡柄是文武內擀
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熛起蝨屯隨指而平區脫之
酋氊毳之渠威名所加失戈墮車既其無為里忻戶愉
羣獻具來翼異帝之圖孰杞其成放迹江湖已貴不賤巳
豐不約零陵之居韋布所愕披剥萬象獨全至樂身外

鸞臺夢中麟閣戎馬飲江奪公閒燕巨轂髙幢陪都是
殿大人繼明登我元臣爾衮爾鉞坯冶載新瞋目語難
熊羆貔虎聞公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眉垂髫聞
公之升連手嬉遨北邊有興禡牙祭纛志之所期欲無
遐徼挈輿地圖還之清廟烱烱丹衷日月所照帝閔公
勞佚以殊廷歘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
其頃以孱陋逺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晝病
狂言屢興朝扣暮應是奬是稱籌恩權惠丘山猶輕几

几赤舄庶幾快覩未目德輝已耳凶訃扁舟西還飛旐南去隻鷄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旦與暮一氣闔闢新新故故黙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為淚落彫俎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邈丘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彛鼎之勛者命厚而身未必清判兩塗而分鶩猶參商與渭涇昔香山之退傳遺簪組而沉冥澹酬風而酢月陶至樂於林坰蹇降命之多奇屢哭殤於頹齡若汾陽之元老庇九

族以咸寧驅總繐而掃迹紛角羈而忘名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丈人之所享合內外而俱亨還紫橐而却蒲輪頹然天放者既專物外之樂道板輿而奉鳩杖驩然色養者又擅區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慘慼權之汾陽則未嘗滿盈全古人之未全曠千載其難并乘至全而反真夫何憾於泉扃然而隊一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刑涸洙泗之淵源絶風騷之統

盟朋輩人與墨客胥賓涕而失聲眇孤生之孱陋夙受室於門庭輩子姪以拊育迨衰髮之星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繩傳壺觴而往酹淚隨河之東傾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或云非太史作

惟公高風懿躅照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數中遭讒逐以卒於死下至行路為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中興名相一夔而已有來假守敢言尚德南望楸梧去我百里官箴有常莫克敬告歸心典刑有如巵酒

祭潘子皐文

嗚呼名場利區爵標埶的稱奔耄馳百年一日仁宅義路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萬里首涂遽以病告意長數短穫歉殖豐寸心炯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渝里門相望伯仲叔季責以拊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高丘毋或不勝重遺子羞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襜然弦歌之鏘然子游其間兮呻吟挾策而纍然賈區之闐然怪珍之錯然子廬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嗒然貌甚癯兮志則堅力既憊兮道方邅出門軸折兮淪晝景於虞淵大塊噫兮化機旋森田薄兮紛糾纆天壽不貳兮又奚怨猗朋遊兮昔蟬聯交一臂兮失九泉跽傳觴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橫蒼煙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藝圃羣植並區夭壽豐悴一本萬殊以子之
年方芭方㚑岷山導江適覯厥初病不復興嘆驚吾徒
游從之義具此俎壺

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階入拜於堂笑言懽咍時公謝
客氈寒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亟問亟勞厚禮莫偕
我官旁郡音問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潛然亟
走輿臺潛德幽光孰發氛霾日薄事叢莫知所裁矧公

視世澹兮寒灰萬鎰千箱振窮恤災棄而如遺況此也
哉諸子之孝希参並柴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闔
自今其開

祭芮祭酒文

嗚呼耒耜掛壁未試菑畬饑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
人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逵赴車相及
匪戚匪姻越肥秦瘠獨公之喪文弔聚泣公微權勢人
栽尸培彼拳拳者果何為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虁

維之至此不畔矧惟其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慟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酹觴酒未酸俛仰千載

祭方季肅文

嗚呼我來自西訪舊閭里巾褐藹然朋簪胥會歷數坐閒獨子不至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士方即學如鼓作氣時不待人將駕已稅烹雞炊黍寓哀一酹匪惟子哀尚儆同志

祭于悅道文

嗚呼自子東書從予游於明招八年于兹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涂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問至折屐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也疇昔之夜子語我身名未立予固疑其色不舒亦以為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外耶流光悠悠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

祭滕文卿文

嗚呼大化流形浩浩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别而觀

之各有終始統而觀之聚散同體羡生恒化咎在私已茍公其身何憂何喜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問子疾方論此理今臨子喪復申此旨所與俱來皆同硯几挹觴一訣有淚如水

祭徐堯臣文

嗚呼薰風釣瀨鷗立紛如舟行（一作解）袂分江淮越吳麗澤之會予復來居乃抄乃誦以窮朝晡牆隅筆塚口角唾珠匪惟輩流閭巷歎譽别去未幾沉痼不蘇時我遣

酹千巖庭梧釣瀨之風薫兮若初死生離合千古一吁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潭昭昭白日杳杳厚夜是大聚散影沈聲謝凡我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之旋既開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

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輩流號為端靖見我於嚴厥問曰振加之數

年道戰將勝何辜於天乃中絶命遣此一𠂊千載之贐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達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戚古誼所先昔在嚴陵四合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㨨付之歲晏干雲參天于於其間獨不永年堂龒墓紼道阻且邅酹以見情齋規則然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

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祗官箴
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疢相乘涉春夏秋泯
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
寒窻餽奠之情

祭邢邦傑文

嗚呼越絶之區學者方興一門孝友舊推諸邢内外交
映韡韡嚶嚶人之可願於子而并犄左提而右挈紛前
導而後承霣霜雹於春陽久此樂而莫能喟予感於傷

弓駭弦音於鶗鴂陶近憂其未憖集遐感而相仍理鏡湖之桂楫践前諾於歲更訪舊聞於故老采新益於友朋愴獨逢於仲氏同此哀於折肱

祭汪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萬之弗齊公取數其獨羸培之以嶽鎮之渾厚瀹之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絶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秉其會蓋南渡羣

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牆而徧歷蹐堂奥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擥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凛大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為緩動据憲章則或以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翰藩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智無僚寀而各付以職外視髙雅

而中實密察外視寛舒而中實肅給塡拊經遠不求歳月之效悃愊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奇而勢摧迄歸然而山立晩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姍或攻以身存法獨殿其衛典刑不隊繄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捨我不敢知至於濩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早假十數年之壽考作

二三子之指歸共箪瓢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闚謼蒼旻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専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實矣羣籍未辨之真贋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徯矣其佩韘趨隅木行兩周録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

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諏幸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醻闊謦欬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轍亟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烱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獨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醪羞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歛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耳目改前移養鑠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予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為獨異也自

我不見于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於俗吾方喜於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堦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

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邪青菑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姻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奠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寔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歴元祐羣臾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為實而刋繁茂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晰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

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一作老）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韜積渟蓄固未有捨所為為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

不及公道之闕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
觀若將有為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
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
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
然者先生所遇多迕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
無媿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
先生之卧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
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

足為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
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厚獨出於
千百人之右顧譾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
及其後人培植湔祓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
衰業弗加脩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覥
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
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柅也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
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

存音問雖闊踈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祭張荆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恱爽然自失邈然始知

其不可及此其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資
溢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
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
類世之强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已盡
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内
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
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
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胷懷坦然無復

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邪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

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它至於叅觀徧考公而
且慱未甞如世俗學一龜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廣求
其進學之力不以在闕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
心葢未甞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
申徒而謝子産闕豈復能文直寫胷中之誠以告
公而巳

祝文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二首代倉部作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鄱陽府君無後今順考經訓參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其爲後練日之吉祗見於廟敢告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惟我叔父奠祀乏主于今十年是用欽承遺意肅若舊典簡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其爲後練日祗見敢告

東萊集卷八

東萊集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汝能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

妣蔣氏贈清源郡太君母氏贈雲安郡太君查

氏贈滎陽郡太君

祖寶臣故任殿中丞贈左正議大夫妣周氏贈吳興郡太君

父幾故任朝散大夫尚書主客員外郎贈左金紫光禄大夫妣曾氏贈魯郡夫人吳氏贈建安郡夫人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舉其族朝京師太祖悉官昶故臣公之高祖與焉道維揚

樂其土風因徙名數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皇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班班在士大夫間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嗜學益力兼書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荆公安石以新義闕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為曲學學輙擯斥當是時内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説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

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鐫誂公盍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為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久之建安黄公齊為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屢置前列明年大比黄公同知貢舉欲擢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咸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未幾服太夫人喪築室墓左疏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荊南府府學

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
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
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郤之郡遣别駕
從數十騎踵門强起公公卧不應改徽州州學教授未
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范公宗尹公同年進
士也為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於是復有旨趣召
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始與公言云何
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

待其避冦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益弱敵勢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强勉以為之今以為難而不復有所為以待天意之自回强敵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嘆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為與宣和孰難靖康之末以為難

而不可為者十八九及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為與靖康孰難由此言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其人材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

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升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以為絀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

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是隆祐太
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
尊稱太后丕儷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宫按元符三年
五月復太后為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帝受命欽聖獻
肅皇后復冡婦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悖禮以卑廢尊
是太后隆名一有定位二字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
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
地宗廟乃不果冊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卻其

圖勿內臺臣繼公劾守奪其州閭一歲進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羣臣公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内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宫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

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為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與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貟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抵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

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為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為之任賢使能救恤百姓之事也則為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識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歳財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為定制閱四歳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歳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計

司督趣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吏震鼻交謁吏諫
公曰吾顧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為文書付曹曰
即有譴諸君盍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
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懌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
永嘉塗出婺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
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轉運使移州共御爐炭下其
式膚理非若胡桃鵓鴿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
諸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

文鵜鶘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改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佗日還朝從容為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況附火取温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嚴地陿仰給鄰壤歲漕婺粟以贍之舟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為常嚴人輙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紓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也且未有籍婺而輸嚴者言於朝復其故徙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居數月

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
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
令令郭彥參械之獄俊怒訴於上詔爲罷彥參公言彥
參不畏強禦無罪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徭公言
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之家科敷與編戶等蓋欲寬
民力均有無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況將相
之臣乃不能體此乎除目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託
進擬不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

納其餘捄弊裨闕所還制勅甚衆如論平江檢滂官吏不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為知已排權倚貴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肯為其為上

所敬如此眷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讒之就連拜章請郡上不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曰台州陳槖治郡有迹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括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公弟駕部郎居修以職事對上曰卿兄其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上論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

史蕭振論守令賢否上舉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温州始秦丞相之參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既為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於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喫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慙怒前好盡矣

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為所容在温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羡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晩節權益張尤畏惡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纍纍無虛郡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明年夏五月甲申葬于常州

宜興縣清泉鄉孫墓村楊塘塢公没之年秦丞相檜太上皇親攬萬幾甄闢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謏且詔予一子官用子登朝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髙亮儀觀豐碩聲音蒲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為已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稽參雋義鈎索聖緼摧新學詖淫邪遁之辭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猶舉

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鬒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以成書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來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罷配享仆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博士弟子貢國論略定然餘朋遺黨合力詆沮所以摇正道者萬端賴太上皇持之堅旣不得逞則陰挾故習候伺間隙識者懼焉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時贊奉常引儀公熙寧初闕近臣

坐講之請以定謚且謂自是君尊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辭曲說厚誣天下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迭賔之義天下卒莫之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盡發王氏之謬以警在列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義闕以謂公

公不為改其在兵部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為士大夫心術之害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

以覇道取商鞅富國强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於此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説者正謂是矣於是請以辨學為獻上許之公序上語繫於辨學書首先時名公卿斥王氏者輩出猶不能辟至公上辨學而楊先生三經義辨亦列於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

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葢太上皇帝表章聖
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助也公他所著書有
春秋本義十二卷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
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公俸禄入門班昆
弟字孤幼無留者兄居安蚤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
郊祀任弟居厚以官逮公亡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
碩人二子曰復右承議領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
湖州長興縣丞五女長適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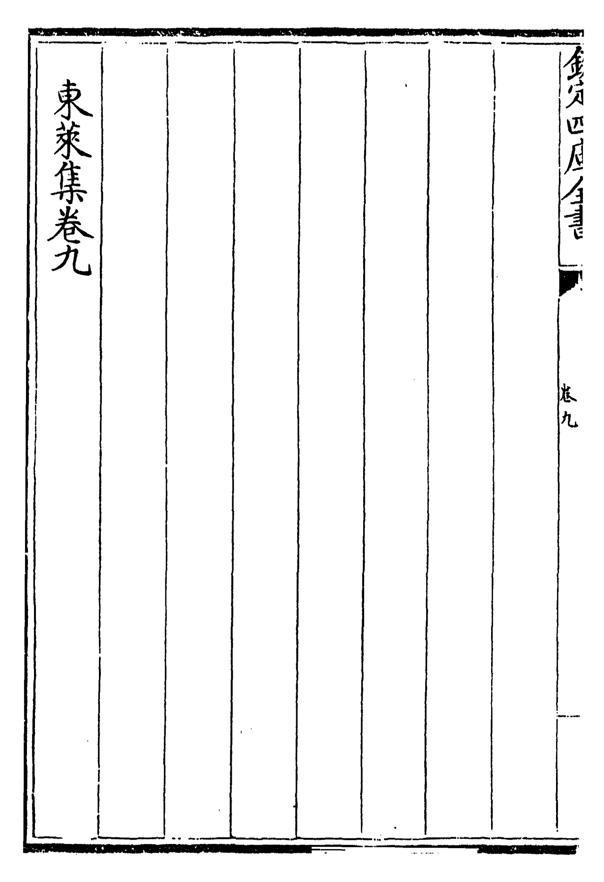
料院仲𥝤次適右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亢次適

將仕郎傅公本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璉次

適右承奉郎朱咢孫男五人曰椿椙枏植崇孫女一人

尚幼公位禁從當書于史碑于隧謹撰次爵里族系壽

年行治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竢立言君子謹狀


東萊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東萊集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代父倉部作

潘氏望榮陽別居金華者為大族孺人幼明悟其在傳織絍組紃敏而藝父母愛之尤環里中相厥對惟湯君偉協乃女焉既嬪湯氏釐身治家皆應儀矩姑俞夫人晚喪明孺人時寒燠奏甘毳躬饎爨眎藥物之良者而

敬進之朝夕虔侍俞夫人至忘其疾於內外姻屬承趨
賔接無一閒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驩心族黨以病告
者説珥弛服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者孺人開其夫以
訓子子烈始士其服委身於學客至孺人立屏間耳其
語或肄經訂史欣然共具甚設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
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
奉化縣簿聯板輿之官里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
天子稱觴慈寧宫勞問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

慶賜有加湯君以子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孺人
實偕被命書集享成福鄉先生之評賢母者孺人必在
其間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
七十有三於是承務君没五年矣考諱亮妣胡氏男二
人長即烈今為左從政郎新差充建寧府府學教授次
曰照業儒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熈績餘未行孫男
一人曰椿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祔于赤松
東關原湯君之墓前葬狀其行謁銘予與其子游舊矣

其又何辭銘曰

湯世壙僚委祉于後徂相我初内德之茂厥承惟飭發身以文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毛在衢以姓著君故衢徙也始君曾大父廣名數籍衢之江山大父達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扆宣和間材進士屢上禮部留落亡所遇君甫學而孤不忍以門内細故憂毋夫人買其業躬井臼勞事綱理勤甚細大咸有

節法資簡朴與人語傾盡無留藏女弟以嫠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怠兄之子大方稺失父君使偕其子學程督提掖嫺族莫能名厚薄其將沒也諸子前受所欲言獨飭以學不佗屬君諱公亮字明叔卒年四十有六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有二日也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大任女五長適進士邢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葬于智者山之右先葬大年迹君之實來謁銘予雖未嘗與君際然大方大年俱從予講畫且

聯里閈是宜銘銘曰

陽宇陰竁誕惟民彝適嚴厥終銘以昭之

松陽葉君墓誌銘

宣和中盜發幫源旁郡姦俠譸詉趨和賊勢怒張大吏或叛官守亡城社羞汙印㦸閭里以氣自許者望旗鼓迎自屈隕名隊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獨以孝著君以眇然儒者奉其父匿山中猝與賊遇奮前翼蔽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却賊內兩相顧曰是人以死代

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逡巡引去父子迄皆全鄉老嘗在兵間者道藥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可軼其傳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者學游場屋輒不耦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君不忍私其力於鉛槧乃罷舉治耕稼以寬親意居亡何貲用饒衍儕輩交勸君卒業君固已倦游不復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為儒家晚節傳家政觴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月十四日也娶潘氏男四長堤次

枏次瑔次𣪊瑔先君卒枏𣪊出繼女二長適秉義郎邵績次適進士周炤孫男五重開重光重㷶重規重易孫女五曾孫景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堤奉公喪葬于某山某原重開來謁銘重開嘗從予游道君之葬稽參古制凡慝禮曳教悉屏棄弗用其不怵於俗如此可謂難也已銘曰

冠方輿時大㯹孚㹶噐袛予職瑑之堅窀之密維旌君詔無極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公卒于婺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里系履蹟屬某銘某雖侍公晚一見意決屈年輩盡悃款異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子景憲在歲癸未實偕以進士拜敕于廷視公蓋丈人行也敢他諉遂次其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處之松陽人曾祖幹以耋老望其里祖珂以謹力厚其家考宗回以文藝官其

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開迹農畝拔科級校中祕書浸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當世意專林丘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州非其雅志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為童子時祓除遨嬉委巳於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游聞見日博京都失守有諜敵剽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敵且至衆駭讋或勸趣自裁公徐曉坐人曰死當擇所未見敵逆自斃與自經溝瀆伍耳既敵

入兩齋亡所得舍去事定衆皆以識度歸公公事復州
孝晝夜淬厲蘄世科以慰滿其意再試禮部輙不偶郊
祀任子復州屢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彊也後
子景珪秩得封其親命書數下公以前嘗止復州之奏
慨然曰辭父澤而安子榮寧吾志耶平居不御簪裳不
書爵品終其身其沒也諸子始敢以朝服歛公始自松
陽改築臨江臨江婺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蓋三
徙焉紹興丙辰歲大祲婺米斗千錢公旣發廩不足則

稾厚貲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惟恐後公閔民償之不易也聽初貸復紬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廬公挈孥栖其危水怒張屋廩廩欲仆衆方左右視迫怵亡計偷望波濤間有棹舟至者呼公亟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公顧同避者尚數十人嘆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舟人姑寘已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脫公耳餘子何為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

之也舟人義而從之衆畢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
際先人後已如此甲戌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空
競持破磑敗絮來質主帑者以白公公曰第與之居數
日填溢棟宇公有喜色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貴糴
比閭不復知有艱歲後民稍稍入金請所質亡紿者婺
田恃陂塘為命天不雨尺競寸攘鬬閱蹩踣者相望公
有塘曰棐亞溉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為禁斥塘下田
以廣瀦蓄或獻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鄉隣安則吾安

矣別墅占娶之西湖旁兩塘廢不治公發錢數十萬新之人賴其利時公未甞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逋弛私責恩鰥寡逮困疾旁及棺櫝飱藥橋梁井泉之屬給予除治亡所靳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吏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萬贖歸之學以復興其後為吏者不復顧省學又廢公不得已歸諸郡庠處之學所以裕於養士者繇公之助也顧甞耆浮圖老子說頗留意塔廟土木事浙河以東為二氏徒者多借其聲以行

莫年覺其尤繆妄者稍謝絶之而鄉儒者浸篤游士亡
資者闕之使就業焉公隆於教子訓導嚴飭賓禮善
士相與浸灌礲磨故多鄉方者季弟好仁卒未幾又喪
其壯子公收其遺孤教養之甚有恩意家政儉而肅有
妾治衣櫛垂三十年挾寵微驕媚公一旦資遣之人咨
其斷歲時賦租必差擇精好者先衆輸之官惟敬尤樂
佐公上之急金亮瞰江公以錢千萬奉軍費詔增秩加
賜五品服而公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書有詩春秋語

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其九月丁酉葬
於婺之金華縣慶雲鄉東彌塘享年七十公先娶孫氏
贈安人左朝奉大夫夙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
郎闕之女子男六人景珪右朝散郎大理正重修勑令
所删修官兼權尚書刑部郎官次景參次景憲左迪功
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次景愈次景泌次景良四女長
適右承奉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湯砿再
適右通直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蘇誦次適將仕郎趙

善蔚次適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王注次尚幼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七人自公之歿逮其葬稺耄矜寡嘗受公施者拜走號哭于堂于門于途其聲相及鄉之人雖澗隈山曲承公訃皆倚耒投耜戚戚有悗怛色嗚呼是豈苟然者哉銘曰

豈戾盈變惟理之常積而能散我施用光萬木造天鬱其高岡是曰善富潘公之藏

義烏徐君墓誌銘

同義之徐在烏傷為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暨嘗有官吳越為常侍者游烏傷之同義樂其土俗遷焉其譜諜可見者臘生舜臣舜臣生世都世都實生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惇飭以嚴見憚於里中治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棄世君方穉已能自持及父沒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雖鄉人之習於徐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比鄰競者平之病者藥之負責不能償者已之天大寒賑並舍惸獨困殍日賦之食至于春乃罷帥以

為常乾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巳酉葬于白馬之原娶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將仕郎次人瑞蚤亡孫男八人侃儼倬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棣餘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尚幼自
禨祥禁忌之説興士始死其親而徼利亟爭覬訟客其匶宇下遠者或數十載蓋有骴腐骨銷而終不掩者矣
予竊駭其然力薄不能起俗獨私與從游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君之喪再朞矣宅兆未卜侃倬幸從諸生

後與聞緒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
相人傑也乃銘曰
厥終惟考厥封惟時有嘉徙義瑑此銘詩

祔韓氏誌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吕某祔其繼室於元配之兆
始其踰冠授室蓋今尚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既五
年而天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年又夭

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同域異穴惟內外辨位
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壼雖敬戒以祇婦道猶其常也茲
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土姓世繫列於前志者亦不再
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螺

蘭溪葉君墓誌銘

始予道蘭溪葉君介其子來見視其貌愜然長者也進
之語樸質少琱瑑意訢然喜之是後歲一再艤舟溪滸
君賔送下上亡怠容今年秋復過焉事薄不暇接君居

亡何里生周徉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孫誕纍然哀絰不敢釋喪次躬請銘於門下使徉以告予既數面君而誕實從予游乃序而銘之君諱臻字子益上世壽昌人移其版於婺之蘭溪者四傳矣曾祖昌世祖逢考固君雖浮湛里閭而協族輯鄰若嘗知書者家故窶縮衣嗇食資其子學甫收一科以養而君不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七娶胡氏男一誕也今為左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女三長適蔣𫗦次

適陳良士次在室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縣之清江里應氏塢銘曰

置也盬之篋也奪之罔極之疇匪爵是縻

郭宜人墓誌銘

泉溪劉氏兆域有别卜清溪之原者是為户部公之配郭宜人墓既葬二年户部以書來諗曰邦翰老而哭妻墓草再易矣見故奩塵箧依然有餘思是非若小兒曹戚戚歔欷也吾妻無恙時自閫以内裘葛釜鬲醪醴饔

醢孰水而凍孰火而熇孰社而釀孰臘而儲吾未嘗過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獻酬而已視已出若妾媵所出拊育惟一族黨無纖介薄厚之議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書腕脫入戶將少休問米謁鹽者旁午喟然而嘆始知其難益念吾妻四十年代予勞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子嘗有意銘其藏幸卒成之其先壠實在婺之武義於泉溪蓋同縣與戶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壺職

於盂盤固得其略諸子相從講學履屐裝齋闕皆宜
人均一之德所形見也銘敢不諾宜人卒以乾道六年
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四時戶部知常德府歸葬以
乾道八年十月某日曾祖宗元贈少傅祖琢贈太師考
三益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妣孟氏齊
安郡夫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
敏中迪功郎新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
居中虛中皆夭餘未名子女子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

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尚書司封郎中鞏湘次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凌顒次適進士黃閈次未行於是戶部方爲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

維斗之樞系隆地高婦于素門乃約其驕風有芣苢捋之擷之我心和平諸御是綏子舍連甍女車交道歲時晨昏來面來告並耦而耕穫失其一里人作詩颺于婣戚

義烏樓君墓誌銘

太史氏凡例登于策者有彛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水涯凋瘁婺獨亦編名達官顯人後並藏於金匱石室甚嚴風勸隆尚之意遠矣自予少時廣坐間往往剽樓君孝行旣而君諸子從予游益熟其爲人葢君篤於孝服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旦暮繞冢哀號冢下耕者皆徘徊爲墮淚日負土築冢自課三十肩比外除冢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隸太史閱郡國所

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沒不見退而問嘗交君者則曰前
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州于部刺史州遣從事
即其廬勞君且問狀君固謝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
要說再三迄不能强予聞而太息世衰道微或僞孝以
奸利君躬人之所難乃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
君之質而約之以禮翼之以師友可涯哉君諱蘊字季
發曾祖訓祖琳父中立占籍婺之義烏鄉則崇德也娶
周氏男五長公重蚤夭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壻

曰黄昭祖何堯夫楊若訥龔世英季朱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日終于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盤松里九江原距先墓纔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屋親終即罷舉環舍培松菊自娛意獨鄉古歲時祭享撤楮幣去浮圖老子之位終君世巫祝不至門性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遇困躓者亦發槖賑卹無所靳故皆嚴憚之而不敢怨銘曰

跨都而議猶得其膚坐門而語釐錙析銖烏傷之評於

君則俞次詩伐石賁于幽墟

薛常州墓誌銘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庠以馴行聞于鄉庠生强立始脩補闕之舊續其禄葢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禄大夫光禄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于胡文定公

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金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荆州善表溉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

門閬蜀隱者薛叟名晩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未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輙扃其戸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静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旦往陳所學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絶不為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

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為可為令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

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敵人未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輙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敵人悉衆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成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趨汴都敵内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兵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為敵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

紛遣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
縣故多盜鐵冶營田棊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
治即孫吳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
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
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束討論甚具會有
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
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馬官
旗士旗富旗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總之小用諸總

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盡禁𥟽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吏至廷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别為色槍仗皆中度候望干掫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渫夏潦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

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
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
敵退人心不摇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為鬨暴
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徵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
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内郡 闕 來輸邊縣當餫信陽公
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殣相望
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輙與親戚為死决公語
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

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如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

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為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隷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滆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

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度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
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
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
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戸頒屋以丁頒
田二丁共一牛犂杷鋤鍬钁鐮具六丁加一犂刀每甲
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稟其家至食新罷凡為
戸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黄適等而合肥贏故黄
三戸戸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黄六

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隷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蓋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

古邾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
遠矣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户一百十七公至固
始驗新民止五户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户為一
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
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
窮竟端友以憂死胥為媒者皆竦而虞丞相始不樂公
矣故為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説公見上盍少自紲
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卒

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敝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詆訑者察而不去左右爲欺囊橐遞爲援則遠堅大爲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覸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

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
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
中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
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
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
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
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
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

益懇到上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尢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絶死獄大減條境内淫祠次闕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强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為政者或縱吏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黠竄遠方民

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彦國復附以總制喈進者競裒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歳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饒較軍興前五六倍吏骫法擿抉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户部令提㸃刑獄司以歴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隷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寛弛而不得騁若復隷額外征㩮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

取殆復為佗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鐫誚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買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

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絶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髙第既盡晩出者或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闕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

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一經公講畫枝葉扶疎縷貫脉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所部吏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為主所見疎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偬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其為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

志强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

詩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

圖志之屬藁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黄公

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其固巳矍然自失後十載乃

識公于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溥既誌知壙浛

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為

公一言乎詞曰

闕

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晝夜不捨繫道之窮闕

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孚于長于長于君闕一
施之乃沒元身故吳之蹟故邾之遺既堙既平闕尚有
稽

東萊集卷十

東萊集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墓誌銘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

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具是而始終衷者實維金華戚君楊之夫人周氏夫人戚君同縣人生七年而喪其父屬睦寇陷郡城母杜夫人提以匿林藪亂定又喪其母於是祖母老矣家人懼

傷其意撤几筵不能如期夫人與伯姊飯必先祭見者為涕下蚤夜祖母側油油亹亹不少懈已而祖母沒無所歸鞠於母家弟贅劉氏復偕夫人依焉畢身祗飭劉氏媪愛之過所生褚囊鍵閉一以諉夫人為擇嘉對以歸于戚君戚君惇學自持夫人以簡淡相之益恊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凜凜如奉槃水猶莫能當其意夫人始盥饋拜堂下高夫人一見大説遊處獨進夫人與俱時有所不樂愀然危坐卻肉不御小大側足旁睨無敢

出一語夫人差甘鮮伺顔色而共之髙夫人每爲舉七箸居無何髙夫人忽得風痺疾竟其身卧起皆須夫人蓋歸戚氏十有八年而戚君卒四子一女皆幼田財數十畒族黨憂不能濟夫人攻苦食淡身處其勞而佚諸子於學米鹽薪芻之問不至其耳方未就外傅孝經論語率夫人口授稍長每反面必問其所與遊善士也則笑語異他日否則神色輙不怡故多以謹恪聞鼇事起自課甚苦諸子晨省夫人已僕僕莒箔間夜分誦習怠

且寢壁後絡織猶未絶也絲入有經口衆不足於衣則又縷絮緝絁以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更勸夫人少紓其勤夫人曰吾職也吾敢廢職而嬉下至麻枲蔬茹料理靡密老農圃者不能加資慈祥雖呼指婢僕如恐傷之歳時祭享前事或病自力戒具旁舍人曰夫人病意是祭闕矣昨暮爨下有聲乃能强起乎季年長子以進士入官閒一歳次子亦遊太學閭里相謂夫人當喜不自勝瞯之泊如也以淳熈元年二月己卯終于

寢年六十有二五月戊戌祔于縣之東陽鄉午塘塢戚
君之兆曾祖餘慶祖敢父彥昭子如圭迪功郎新紹興
府嵊縣尉次如玉如璧如珵女適進士周天麟孫女一
尚幼夫人晚時觀書輙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謝良佐氏
語錄顧諸子曰既不為禄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
者耶夫人期諸子者蓋如此銘曰
震風凌雨集初齡百憂所堅湔明氷厥逑既輯琴譜鳴
饁空案墜書哭聲四雛未翼巢欹傾手梭足機口授經

翩翩相顧騫脩翮可以下報午塘君

大梁張君墓誌銘

靖康之難中原衣冠屑播蕩析之餘其變何可勝道主鄉論者要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乃若張君者始雖失業終自封殖以芘其宗則於可哀之中又有可書者焉君諱緦字邦和自其遠祖諫議大夫惟則繇澤州高平徙名數于京師祖復古通議大夫父珪朝請郎母劉氏封安人君生而喪其父總角崎嶇兵間又喪其母

已能悉力歛藏嚴飭久益困寄食姍戚忽慼憤不持一
錢掉臂出門周旋四方頫拾仰取數航海歷交阯勃泥
諸國其貲日湊則曰吾向也不難自屈懼塡溝壑隕先
人宗祀耳今可止矣於是買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學
同宗有漂泊江浙者往來必周其乏女無歸者或爲資
遣故人以窮歸君忻然發槖無纎嗇態北客多稱之異
時公卿家子膚理豐腴以裘馬自喜及失倚離勢大不
能致人小不能致於人雖欲名一技以活身楞然無有

以君視之不既賢矣乎君晩節浮湛里閭吐納自養暇則爲人道夷夏土風物産濤波島溆魚龍雄奇之變亥亥可聽蚤歲徑贛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閎麗如王侯第卧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室纍然若囚繫旦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耶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𥦗貲且鉅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君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

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君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不休不知乃君也君亦不自言而去以乾道九年十月九日終于家年五十五淳熙元年六月庚申葬于金華縣赤松鄉㯉嶺娶董氏生三子長垓承信郎次埀天次未名六女長適進士董濵老次適右迪功郎閻燾以襚歸餘未行垓嘗從予游於君之葬以銘來請銘曰

朔氛漲天兮邑屋墟海濤沃日兮萬貨區巫陽下招兮

歸其居出入阡陌兮僮騎都歲時伏臘兮道往初北幕南飄兮來坐隅噫後之人兮思拮据蚤夜敬戒兮持門閭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譜學昏議不相為謀而相為用昔者氏族之學甞行矣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俗以為大耻放乎末流乃或挾以相市於是氏族反為昏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為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

常辱厥妖婦乘夫由高耦甲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詹婦䀋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於州閭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其家而蕃其後者常必由之尚氏族者誠若是亦何負於世乎言金華之門閥者汪與王為顯姓夫人受氏於王出適於汪汪王之睦有自來矣蓋孚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盥饋訖于終勤儉自律未嘗袨服冶容內外親以蹇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

反吾悪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第專意
經史毋以貨販爾志婢妾童奴拊循一以和厚條理家
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
二月癸未葬以淳熙元年八月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
里曾祖本贈宣教郎祖登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古夫
曰浩子曰仲儀仲儼仲侃仲偁仲僖女六長以疾在室
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行時氏婦後夫
人七月亦卒孫男四女二仲儀嘗從予游先葬請識乃

銘之曰

鈞其匹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宫

喬德瞻墓誌銘

吾友喬拱德瞻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游深繹默味蓋非易其言者其事親油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惓惓然左右之欲不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惕然恐恩意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於是也乾道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疾

卒年二十有九妻樓氏後百二十日亦卒以淳熙元年十月五日葬于東陽之西山崗裏原曾祖應祖璀考松母杜氏二子豫臨銘曰

莫之為而為者其天乎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嗚呼

淳安盧君墓誌銘

新定之有淳安壯縣也淳安之有盧氏閭家也君諱大經字子權於諸盧為尊老年七十有八以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終于家明年改元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葬

于縣之翰林村始予為新定校官君之季子賓綴弟子

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既因弟而見其兄叔季游居數年

益習其家庭之訓復因子以得其父及是以銘來謁乃

論其可載者著之蓋君少入郡庠三舍法未罷當升名

大司成吏方析錙銖於貢法疑典教者導君自理君曰

以詐得貢吾耻之且友人劉南武第居次不若以就南

武遂不自言久之數詘於有司盡棄科試業歸輯其家

疆畎垣屋塒圈陂澮無細大皆釐飭遇其暇時紬史賦

詩以自適聚族雖衆閫內外不鍵而嚴交際意所不合
憒憒色上面至所傾鄉則掀髯談噱連日夜不休其質
易大氐若此晚歲召諸子立堂下命之曰汝震汝雱毋
遠遊以紓吾勞汝琰汝琯毋懷安以成吾志既授以職
嗒然宴坐絶口不掛外事從容自頤竟于耄耋庶幾善
佚其老者曾祖文照祖慶孫父哲母宋氏娶亦宋也四
子五女監應山稅楊九思進士徐孝祥迪功郎段子亨
進士方伷張百之其壻也五孫長曰樞餘皆幼銘曰

閒之燕之麋壽綏之基之堂之既右翼之有鬣者丘于
彼中林納詩其藏匪今斯今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烏傷陳生踵門言曰錫也執經坐下生養死葬之節槩嘗有聞今也不幸母之喪功衰既御矣大懼不克終大事為師友羞我家君卜稽於陳氏之祖考粤甲午十一月壬寅食百用既戒獨幽堂之銘有其石而闕其辭敢稽顙以請予進之席問其世曰系朱氏曾祖績祖存考

逢生十有九年歸于家君名則登也問其後曰男五肇將仕郎仲仁進武校尉集將仕郎次乃錫又次鎰女二長適詹允恭次適藥松孫男六若古若麟若虛若川若訥餘未名女五長適朱大明次適揚烈餘尚幼問其行曰母氏資勤儉佐家君理内事自始饋至髮有二色猶不怠於訓子尤篤姻婭隣里大抵不失其驩心問其壽曰六十有四其没實乾道八年九月十八日問其葬曰金華縣之龍盤原於是次第其語而繫以銘曰

疇專而綿兮曷晻而泉兮維以章其阡兮

分水王君墓誌銘

君諱日就字成德姓王氏新定分水人也君少以俠氣蓋里中嘗夜獵從騎四出即獸無在者有畜犬嗚嗚銜衣箠之不卻且導且前公獨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左右虎跡縱横乃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其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於是解闕斷闕盡謝獵徒閉戸紬架上書閱之領略其大指不為闕繞章句學讀史

至三國二晉豪傑輙擊節不能自已遇其意適或為人誦之音節清厲聽者咸竦中年失明傳家政於其子堅坐晦默餘二十載時從方士語以自虞若其吐納屈伸之術葢薄之不深信也甞病鄉鄰貧者死無所藏表隙地畀之令五十餘冢矣將没命子孫以薄葬正衣冠泊然而終享年六十有六實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于縣之柳栢鄉金堂源曾祖思應祖僎考綝娶方氏前公卒二子琪太學生偶鄉貢進士

十孫男六長中孚次中實餘未名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分水之王中興以來淳則清範仍世不隕遂為東南望族君雖不試以其概見一二推之殆非浮沉閭巷者予不及識君而中孚中實皆從予遊退抑惇飭衆皆目之意其必有所自予是以知君之教信行於其家也銘曰

是何人斯一榻欲冰孰知其初長雄五陵支牀之龜摩雲之鶚二蟲得失誰厚誰薄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役重事也於朝廷為大議於郡邑為大政於編民為大命求諸故府弛張廢置之變悉矣異時或以義役為請有司方持之而閭里稍相與約上不違縣官律令而下以全其族黨之歡其意美甚然合散作輟靡克堅定以予耳目所及言之久而不敗者獨金華西山為然是鄉也蓋有人焉其姓名字曰汪濯慶衍闕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吾鄉之人非父兄

則子弟顧閒於役𢣀恩弛義爲者老羞職是嚚競者追
胥科繇之憚耳率爲里正一歲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
萬吾儕盍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裒
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
日户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仰給
於衆尚何憚衆雜然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違者既又以
裒金之煩也則衆割田百畒庚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
各藏其副於家歲三月鄉衆咸會擊豕釃酒舊里正以

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自紹興已巳迄于今幾三十年西山役訟不至於公門往歲郡守吳公芾嘉君之為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於是君之名與鄉皆顯君資廉直急人之難不避風雨鄉有大事如經界如隅官令長皆倚君以辦歲惡飢民羣剽為政者請君晝且調兵君曰此直丐升斗以紓死片紙可致聞兵出則窮而搏矣乃遣巡檢與君俱君止巡檢於家獨以數十輩持符逮之至暮皆集已而吏覬賞將悉論以死君伏

太守廷曰是曹束手隨檄未嘗扞格今棄信而就功後
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縶者財
二人君義著於鄉大抵若此其舉義役所以倡之而和
諭之而孚待之而堅且久也君少以貲補將仕郎卒以
乾道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壽六十有七葬以淳熙元年
十二月十九日兆於其鄉之烏石屏山曾祖文岳祖濬
考宗達娶郭氏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女五長
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尉徐庭玉次適項嶔而卒次適

曹結次適時之望次適孟龜年大度大明久從子游先
㝎之謁銘銘曰
循理之鄉信義之里惟名之令其自君始亦既始之曷
又終之瞻彼墓門毋或替之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辰朝奉郎通判沅州軍州事賜緋
魚袋劉公及其夫人趙氏合葬于婺州武義太平鄉之
清溪原其孤剛中先期請曰吾父吾母擕持小子至於

湖水之地沉水之旁而大棄之纍然孤身東望故鄉數
十里乃負乃載乃陟乃降更一寒暑而僅克達于家躬
重肩畚袯除榛翳乃規乃墾乃塗乃甃又一寒暑而葬
克安于兆惟是識窆之銘苟有辭以質諸幽剛中死且
不朽子游公父子間舊矣其何可辭公諱邦光字國華
曾祖政祖仲申將作監主簿考繪贈通議大夫妣何氏
累贈太碩人公少嘗舉進士一上不第妻父廣陵侯任
以官主邵武之光澤簿土俗多盜枹鼓鳴尉巡檢悉所

部奔命邑虛無備姦俠睥睨公與令議籍材勇錮其徭役縣兵或盡出俾之扞防居者始得奠枕徙處之遂昌令始視事閱楊氏訟母子兄弟更忿閱吏數政不能决公親以酒酌其母喻以天性之愛皆感悟數年之訟一朝而平用薦者改秩知湖州長興縣歲惡發圭田之粟為民先趙夫人亦脫簪珥為粥以食餓者邑人紀之終事沅州安靜不擾殁而有餘思焉其卒實乾道九年十月二日趙夫人蓋懷王宗晅之曾孫濟國公仲訦之孫

而廣陵侯士礪之女也雖出公族能自屈卑服婦事婣
婭無違言母文安郡章夫人嫠居旁郡夫人奏芳鮮問
寒燠凡可娛其老者無不用其極以郊恩封孺人前公
一歲正月十二日卒一男剛中一女適奉議郎新通判
無為軍梁椀孫男一女四銘曰
劉為温人其徙則婺八世其昌迎天之祜駢青聯紫覃
延厥宗公居其間别駕治中沅江之祖民東罷市清溪
之會里人是記維禰相望儷實同藏於窆有石欵詩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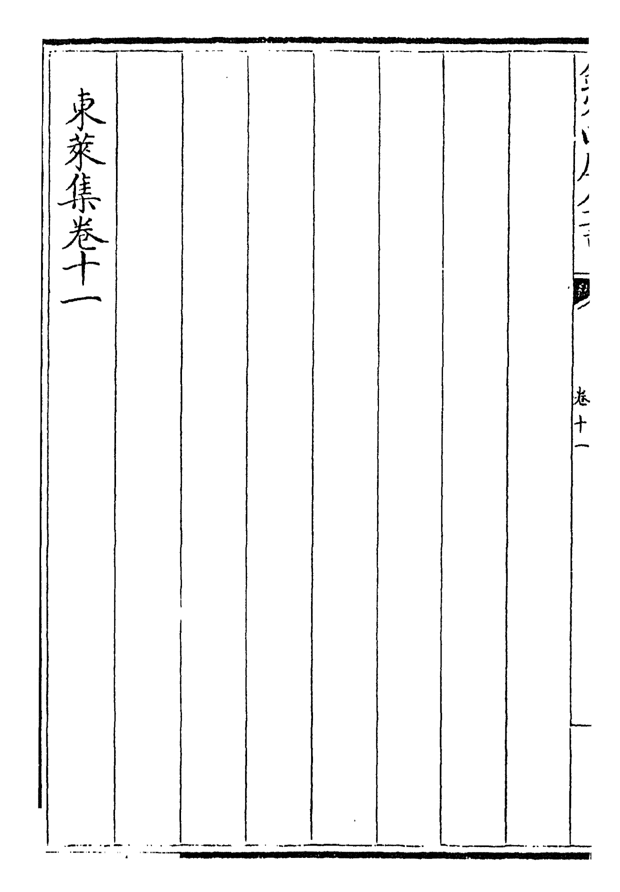
旁

金華曹君墓誌銘

君諱舉字彦華姓曹氏東陽金華人也其先避五季之亂自桐廬徙焉曽祖伯夔祖君實考熈皆不仕君少愿慤居閭里畏事自守與人交曲有恩意不忍岸獄之苦夏置湯沐冬市薪炭輸之歲以為常卒以淳熈二年三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婺女鄉盤龍嶺之原其配施氏祔焉三子曰起宗曰紹宗曰

世昌一女孫男女凡四皆幼君篤意教子起宗世昌皆從予游將葬拜哭請銘銘曰

出入里門順而祇兮納子於庠儼履綦兮令龜獻兆告厥時兮我作斯銘燕其歸兮


東萊集卷十一

東萊集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墓誌銘

嚴陵方君墓誌銘

桐君所廬下上數十里閒言臺者以嚴遵言石者以郭文言山者以戴顒其蹟皆隱者之遺迹其緒或沒不見獨白雲原唐末方處士干始居之後出而枝葉最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人物之盛邦人紀之至於里

居之良雖事業無所試厖然秀眉集享全福彼其中蓋
可占也君諱元恪字幾先少游郡庠已而舍業歸養惇
儉經緝以厚其生既衍既盈則推以覆被其族而覃其
鄉閭飯饑薪寒櫝死藥疾旁及橋梁涂路之屬力之所
逮者未嘗有愛焉故祕書監元若於諸方為長望臨搢
紳遴於許可顧獨樂君之淳固恩意篤備異日干戈搶
攘中朝名士往往來依祕監嘉時令節杯酒流行談賞
諷詠聽者皆傾君頹然在席漠乎不以槩意人亦莫能

輕重淺深之也紹興己卯詔賜高年爵授承務郎久之復用恩增秩闕郎貢以銀緋於是君年八十矣命服在躬子孫闕簪笏成列耳目膚革視前日旣無所損而光耀闕處之夷澹視前日亦無所加也如是康寧者又十一年年九十有二以淳熙二年七月癸巳終于家曾祖仁拱祖舉中考玠娶陳氏先卒二子伯曰行之闕郎仲曰望之一女歸吳賁孫八人炳迪功郎南闕司戶參軍次煊煜煥焰烜焞煒女孫七人迪功郎建

康府上元縣尉鄭克從政郎平江府府學教授闕　正
朝奉郎新知江州范端臣王璞錢膺王中實其婿也季
者在室曽孫男五女七男之長者曰渠曰寀餘未名女
之長者適沈宏祖次適詹孝述餘未行玄孫女三人尚
㓜葬以其年九月辛酉銘曰
坐閱六朝不出户庭雲來四世陪遵緌纓弔壯北闕唁
殤東坰大耋一丘休哉永寧

分水徐君墓誌銘

廣川窮谷之閒羣然而居熈然而游生無爵死無謚灝灝乎太古同風吹其鄉之舊封之表之斵珉以銘之無乃放於文而沒其質乎惟孝子慈孫哀其親之志蓋無終窮欲託於辭以發其中心之至痛固非所以爲文也自予屛處里閭四方之士或不鄙辱從予游有徐生文虎者來自嚴之分水相與居者數年今年春衰杖款門出其考之世系拜且泣蘄得銘予以游居之舊不可卻乃次第其本末以遺之歸君諱時乂字亭仲曽祖實祖

宗永父舜元皆不仕分水地陋而瘠山居其九而田居其一故其民大抵行賈銖裒錙積堇堇自足居幼嘗愛書中遭家難雖輟業從其俗而於昆弟厚薄多寡一無所計趣其子從師友講習甚篤至課試利不利則未嘗深督過之也與鄉人處無違言其沒也弔者皆有戚容壽七十有一實淳熙二年八月四日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湧泉巖娶丁氏三子長文淵次即文虎文富二女將仕郎沈俊彥進士俞哲其壻也銘之作後其

葬盖一年銘曰

葬以其郷銘以其子泉洌麓深尚安於此

劉梧州墓誌銘

梧州刺史劉公食祠官之祿於里中暇日子孫侍左右公命之曰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吾賴先人餘澤服王事者五十年以爵以齒幸濟登茲若免於官謗以朝大夫秩老于家豈小子實能吾先祖先父其嘉相之汝趣為我具章皆頓首曰諾如大人命章上詔報可賜一子

官以寵其歸同邑若旁邑之姻連世舊舟于水車于陸湊門趍賀樂飲旬日乃罷自是遂深居不出静養恬適又數年乃卒壽七十有四實淳熙二年正月晦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婺州武義縣泉溪西山學士原其孤以公之閥閲行治來速銘謹按泉溪劉氏系出温之荆溪其徙於武義距公葢八世矣公諱墉字叔翰曾祖仲思祖升承事郎贈中奉大夫考滂朝請郎知建昌軍贈光祿大夫妣湯氏贈齊安郡夫人公蚤以光祿郞典入官

歷温州樂清縣尉監潭州南嶽廟福州錄事參軍知徽州歙縣通判蘄州軍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知梧州未上復請還崇道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其在樂清每行部輿衛胥史輟屨糗粻一主辦於己不以煩里正邑人紀之福大而獄繁歙小而民瘠公書獄予生而拊民必依惠職用不墮佐蘄兩攝黄守始至老校旅拜庭下曰旌稱旦暮餒死惟公哀之眡其劵不朌者且朞公蹵然不安亟發庫金益以私帑廷瘠以蘇歸自蘄春無復當

世意比告老領祠官者四焉少嗜書晩歳猶展玩不置每得名章俊語輒欣然忘食資和厚不與物忤居鄉無貴賤皆得其驩心没之日弔客及門哭之必哀初娶胡氏繼室王氏朝議大夫昇之女封宜人三子長晫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先卒次紹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次續將仕郎一女適朝散郎通判婺州林信厚孫男三人成孫傳孫豹孫銘曰

前望不跂後顧不庳平進之轍未驅而止其止曷以以

其樂易風于後人勿墜勿替

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陳在婺為右族名數布於七縣其譜或通闕籍

永康之前黃者不知於婺何別也蓋傳闕得高

安府君而前黃之陳始為儒家邑人紀焉公諱持字守

之質厚而愨蚤以事母閒隆於兄弟白首無違言邇之

里閭遠之郡國所交耋稚良楛不同一接以恩意年十

三入郡庠下筆亹亹諸生皆畏避之意氣甚盛已而靖

康之難其父赴京師捍禦沒不反家事益落遂連蹇不耦紿興開太學故時儕輩強之行公勉為出即綴弟子員往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晚以累舉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或謂鈎校朱墨殆非老人所宜而公耆事樂職蚤夜不怠若欲少自見者諸公稍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以淳熙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嗚呼公方少時心壯力強謂天下事直差易耳年運而往更涉險難僅得一官欣然俯首就之姑以少償其鉛槧之勞曾不

得須史以死盛衰之變可勝道哉公雅能自寛婆娑嬉
遊無憔悴留落態暇則為詩文自娱至老不輟有左氏
國類二十卷遂志齋録十卷筠陽雜著二卷以其年九
月二十四日葬於朱旺距所居五里曾祖諱援祖諱賀
考諱知元承節郎公享年七十有二娶蔡氏敦武郎秉
圭之女前公十五年卒今祔公葬子男一人次皐女一
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充餘尚幼予雖未及識
公而公之從孫亮相與友實來速銘銘曰

髪如髻如孫籛之初閱五星終甫從走趨不酢其勤臥起于于命也奈何保於其墟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國朝之開吳越凡板授之秩皆命以王官金華之曹有以司録從其主朝京師者未及頒爵而卒子孫因不仕推其譜繇司録而下三傳曰隨四傳曰介五傳曰韶六傳而得公公諱佃字耕道少游郡庠貢法猶未罷既升於辟廱矣睦冦亂東南亟舍以歸已而仍歲執大喪公

為人閑澹其隨羣輩上下徒欲虞其親自是遂絶意進
取闔門以書史自適且數十年今天子即位下赦令在
貢籍久故者予初等官欲得祠祿者畀之毋拘以吏部
格公於是例補將仕郎始命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則褐
衣如它日同等多已受祿或謂公盍亦自言公謝不答
異時朝路戚友力能得之者甚衆屢以諗公卒亦不能
强也季年神觀平粹瞻聽疏徹道學校舊聞京輔遺事
語端緒繹無窮聽者忘倦内外親伏臘燕聚黄髮鳩杖

皤然在位長少訢訢就列皆視歸於公弟順之風興焉元配汪氏次配時氏其先夫亦汪也死於寇獨遺二穉女公為置後悉授以先君之財二女亦皆得其所從當是時郡縣新被兵條綱未立乏祀之家彊弗友者並緣姻連或更券劑以自利故人以公為難公雖不試於事經界之興也吏駭於創見莫知所為公與為甲長令以公儒者倚屬之公亦樂為之盡故視旁邑力半而功倍焉其沒以淳熙二年八月丙辰享年八十有五一子次

何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建寧府王渙其孫女復適渙之子楷五孫著莊芭蒙芬曾孫六尚幼以其年十月乙酉葬于赤松鄉沙溪原時夫人前公八年卒實同兆異域銘之曰

畸於其出退之所繇闕也嗇於其祿齒之所繇蓄也有崇彼丘其亦莫之干也

永康王君墓誌銘

始予官太學日從四方之士遊于永康王頤者一再見

氣下而語温予洒然異之退質之同舍生雜然許其修謹無異辭自余還金華於永康為旁縣益習其為人他日衰絰踵門拜且泣曰頤不孝將奉考妣之喪歸于吾邑白眉山之原昊天罔極亡以自致昔者敦化之席頤幸有位焉敢扳此義問銘於門下乃序次而述之君諱恬字道夫其先來自天台距今七世矣曾祖利用祖自然父有朋世為儒家以惇飭相授子弟拱立父兄側竟日不敢跛倚長者對客其亞雖髮有二色猶奉匜洗爵

奔走執事里中諸儒皆自以為不及也君就學未幾不忍尊老親井臼之勞亟廢業以專子職出入阡陌與物少忤質樸和厚不知世間有鈎鐍虔譃事自少至老以畏謹持門户府縣之庭無履跡焉家雖貧遇人急難時弛服輟食以周之歲入甚微或意君長者奪攘無所忌君果不校其友尤之君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義哉娶同縣吕師傅之女亦與君協德服履婦事不擇劇易繼母婺姊窮無依迎致饋養沒身不衰實生五子頤

顥顗傾碩一女適進士劉鼎男孫女孫合六人皆幼葢
君壽六十有五卒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日呂夫人壽
五十九卒以乾道七年八月三日其葬以淳熙二年十
二月五日銘曰
其生也足不出乎里其死也葬不出乎鄉敦然太樸帥
彼民常是謂吉人之藏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婺之羣室以地繫姓者皆其閥家清江之時葢其一也

清江於婺為近郊時氏之居百年於此矣君諱汝翼字德輔為人莊整寡言笑重然諾少孤更幇源之冠餘屋數椽勤儉自力以封殖其家始而充中而裕末而豐其所以制節內外臨長族屬約敕童僕者凜凜不可犯子若孫若子孫之婦酬贈饋問必告朌賦稟給必均闔門千指無敢私烹炊者歲時鄉閭聚會君在坐譊者為止謔者為默其嚴憚之若是子孫勝衣冠以上皆使之從師肄習晨起盥櫛未問家事亟往勞來之在塾者以次

侍各陳其業或當其意欣然為之忘食雖有疾閒絃誦
聲輒拊髀擊節不知病之去體也每言曰吾生而多難
不得極意於書今老矣平生所嗜銷落向盡獨於文墨
眷眷有餘懷兒曹其尚成吾志乎里中俊秀後出新進
皆折輩行與交門臨達道道上往來者裴齋類逢掖輒
延致之偶得勝士館餼款繹連日夜不厭於禨祥禁忌
無所信嘗大築垣屋鄰人挾方士以進曰是太歲所直
犯之且有大殃君不為輟卒亦無他先墓在舍東數里

歲遠蕪廢君次第經緝自始祖而下十餘冡甓甃榱桷

髹堊相照春秋帥其族洒掃終其世不怠君没以淳熈

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明年十二月初七

日葬于循理鄉九里原曾祖則祖理考煥娶郤氏三子

鎬錡鐐二女郤晏陳襲其壻也孫男七溎源淇演溱瀠

潚女長適陳之望餘尚幼予與君兄之子鑄皆癸未進

士自錡以下多從予游晚始識君則旣病矣猶危坐相

對指授顧役皆中品式時氏之昌也有以哉銘曰

既圮而升將隊而興飭家以嚴子孫繩繩勝復合闕靡所止厎尚承其初之銘之視

林安之墓誌銘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傅良游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去口歲在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閒二年復自温來會甚瘠且憊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强識愈明其學亦非復昔人也予憂喜參半别去餘月君舉以書赴曰噫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其為我銘

之蓋安之之為人隆於師友一日不見則惝然若有所亡至其合堂同席心融意浹身之休戚年之豐莫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貫繹繹不休獻疑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者日交於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志於學者蓋鮮亦既有其意矣怵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於死生莫切於疾疢疴痛之賊其體膚及是而猶不舍業使充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

父母兄葬之于其鄉年實三十有四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挑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為成也哀哉

邢邦用墓誌銘

羣獻精微之緼質文始終之緒天典民彝之統紀合而系之曰人衆則昌寡則悴咸無焉則晻昧而不章道之無窮也善之難擇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有從事於斯固未可必其至苟其弗措則亦安知其必不至也故鄉

是焉者毋問其久近淺深皆可為斯文助不幸奪之毋問其久近淺深亦皆可為斯文惜也况其志浸確而其行事既有可見者乎此予於邦用之沒哭之而不能已也邦用姓邢氏名世材其先青州人中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邦用為人重實幼孤事母以孝聞母亡事其兄如父動息必咨柎教諸弟經紀族姻恩意篤備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出為南康軍

司戶參軍適歲大祲日夜條畫方略告上官雖半用半
不用迄無尤其出位者郡檄攝令都昌下車亟發常平
倉粟贍饑民隨自劾部使者始怒已乃薦之朝蓋其惻
怛發中故雖數而不見為瀆迫而不見為訐度越規矩
而亦不見為干名采譽也秩滿遷從政郎婺州金華縣
丞未上卒於家年三十七實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其年八月十二日葬于山陰縣温泉鄉光相塢之原曾
祖諱榮祖諱臯父諱佐妣陳氏初娶和氏先卒再娶曾

氏子男三人淳淑湛淑為叔父世元後女四人尚幼予於邦用有連而相與講學非一日知之為深邦用平生它可紀尚衆顧其自任者厚非斷以此自名故獨論其所存以告來世千載之下尚有哀其志者銘曰

崑崙旁薄浩無際兮端車正轍隨所至兮命之不融志則諧兮體魄攸降塈斯窆兮

潘朝散墓誌銘

自建炎省方吳會二浙之民漸王澤為近谿皋谷陬往

往化韋褐為簪組其士大夫家仕者亦蓄於初一門之內或四三或六七或累十數而未止也衣冠之盛固人所喜道至於爵秩雖未甚通顯而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尚論風俗者亦將有攷於斯焉公諱好謙字伯益一字損之松陽人松陽之潘自復州使君宗回以進士起家而族浸大公實其子已而以祖命為壽昌縣丞後壽昌於復州伯仲也生三年知書偏傍復州暇日陳金石刻阿保劒之於旁或摘問之通者大半稍

長益嗜文史恂恂馴飭不敢以氣加人生十有七年壽
昌沒旁邵已能護匶還里哀毀動行路結廬墓次竟祥
禫乃復初尉麗水與鄉縣封畛相入以職則迕舊故以
情則廢繩墨公一接以和而官事亦不廢歷泉州司理
參軍福建安撫司准備差遣監戶部激賞酒庫糴場通
判鎮江府京口江淮閒都會大軍所壁雜五方之俗號
難治前是為貳者每諉事於其長廩食無所預公始至
慨然曰是豈不足行志邪在我前者相導而彌縫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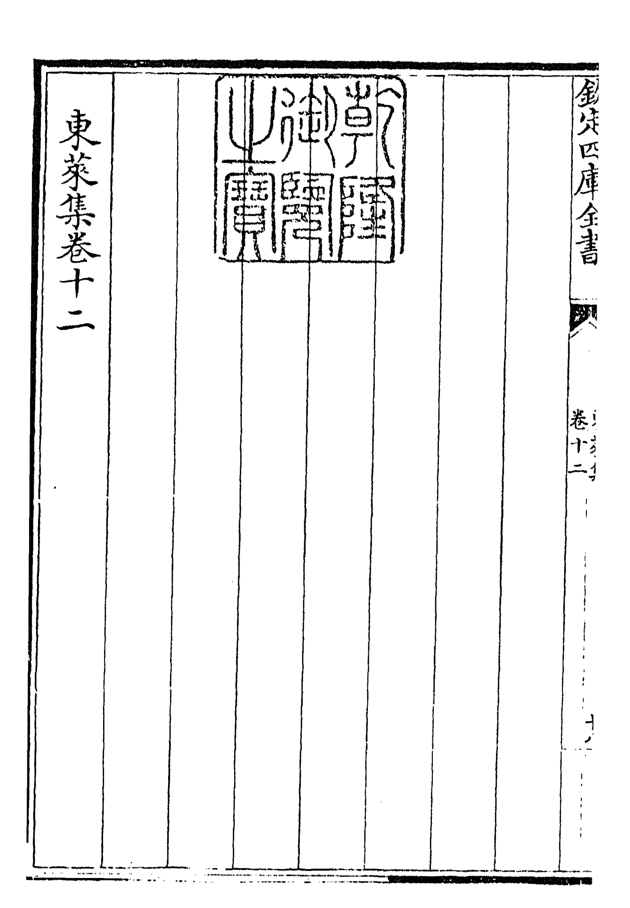
我後者尉接而推挽之庶其有濟久之不得伸則又慨然曰吾幸有故田廬亦何為久於此亟移病僚屬挽之不能止數年復通判紹興府未上卒於家官訖朝散郎壽訖五十有九其歲月日淳熙二年四月己卯也公雖入官四十餘年臥家之日三之二其去麗水去韶陽去京口皆請祠禄以歸樂閒淡乃如是廉靖畏事在官未嘗以私故役公皁屢居地產之珍終更猶不知其名物松陽小邑易雄伯旺隷譸䛺庭下縣吏輒為之動色公

秩郎位要銀艾乃獨淩競若有所懼夏秋必趣家人具所輸絲必練治粟必精鑿毋以鹽惡煩有司曰吾先人之訓不敢改也居處簡樸游宴澗希輿馬服用無所紛華曰吾先人之舊不敢加也縣政中失里閭長短薄厚舉不以挂口曰吾先人數以是厲子弟不敢隊也天雨雪勞賜並舍貧者歲有常其尤厚者月有秩年凶民流則閭發囷氾給之曰此誰非吾先人之族姻者吾力及焉不敢愛也噫若公者其所謂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

厚淳質之緒者邪曽祖諱幹祖諱珂宣州涇縣主簿累贈朝議大夫考諱宗説嚴州壽昌縣丞累贈朝散郎妣毛氏贈安人先娶陳氏贈祕閣修撰東之女贈安人初朝廷録陳公睢陽之節官其子弟若壻而公與焉再娶閭丘氏朝請大夫泳之女封安人子男子四景速迪功郎監戸部激賞中酒庫次景夔次景尹次景達子女子五長適宣義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愿中蚤卒次適進士葉近餘在室孫男女四人尚幼没之

明年八月甲申葬于縣之布和鄉蘭灣其孤以臨川陸九淵之狀來謁銘盖公晚歲篤於教子余雖未及際公景夔景尹皆越數百里遣從余游歲時還書絡繹未甞不屬其子也且謀徙家於婺以便其學嗚呼此意厚矣其可忘哉銘曰

布和之原蘭被其厓有車之莘則克宅之維出不緑維居不盭維傳不躓施于來裔



東萊集卷十二